



异国风情

漫游图宾根

□李希锦

这是七月的傍晚,已是晚上九点,太阳还没“下班”的意思。

晚饭后,和儿子辰下楼散步,我们父子俩沿着铺满夕阳和树影的石子路,边走边聊,此前辰有两年多没回来,此番相见,自是有聊不完的话题。近处,即将收获的大片麦地清香的气息汹涌袭来;我们走向不远处的森林跑道上,他说每天清晨和同学相约这里晨跑健身打卡。此刻,卫星定位,我俩正在德国小城图宾根大学城的山顶上。

在图宾根大学城逗留了几日。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带给我不一样的视觉冲击,也颠覆了我想象中的国外大学的模样。

图宾根大学城,小而精致。和国内相比,德国的城市规模都不大,少见高楼大厦,多的是一栋栋三四层、红瓦石墙的尖顶民居。那天傍晚时分,开车进入城里,辰的同学小侯向我们介绍路旁这几栋显得老旧沧桑的楼是人文学院图书馆,那几栋六七层高的现代化大楼是医学院的教学楼,而辰就读的信息和计算机学院,几栋黄色墙面的教学楼深藏在半山腰幽静的林间。建于丘陵间的这座城市就是一座大学城,全城只有八万多人,而学生就有两万多人,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和当地市政厅、居民楼、古老的城堡,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至于想象中的,一所大学的大门门楼子,却是找不到的。

次日,辰领着我们逛逛城中心区域的图宾根老城。我们穿行在老城街巷,随走随停随拍,慢悠悠地触摸古朴厚重的石头路面,打量着沿街一栋栋色彩斑斓的老房子,老房子的窗台边,红的三角梅、黄的叫不出名字的花儿,蓬勃地烂漫着。街道不宽,行人稀少,不多的几家超市倒是生出烟火气。在有着古老历史依然巍然屹立的市政厅门口,当地人悠闲地坐着,喝着咖啡,低声交谈着。

我们来到内卡河边的网红桥,桥上鲜花盛开,姹紫嫣红,对岸的房子色彩各异,桥边岛上梧桐树、柳树,枝叶摇曳,桥下缓缓流动的内卡河,波澜不惊,有游船划过。举起相机,随手一拍就是美景,赏心悦目。记得多年前偶然读到过诗人张枣的诗:“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喜欢这首诗,沉醉于诗中朦胧而婉转的意境中,后来查资料得知,诗人也曾来到眼前的这座城市,攻读文学博士并在这里旅居多年。想必,诗人也曾在这座桥上流连,在桥下小岛的林荫道上挥洒才情吟诵过诗句吧。

走进街边咖啡店,点上一杯咖啡和甜品,我们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抬眼望向蓝蓝的天空,片片云朵悠悠地飘动。街上行人稀少,偶有年轻的母亲和孩子骑着山地车,从身边驶过,递来友好的笑意。想起木心先生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异乎寻常的宁静和慢节奏,应是这座大学城的显著特点。想想也是,一座以治学著称的大学,只有慢下来,静下来,人们才能心无旁骛地专心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来。

对于眼前这座风物宜人底蕴深厚的大学城,我们只是游客,只是路人。对于在这里学习生活、待过几年的年轻人而言,图宾根大学城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将长久驻留在他们心间。

入眼皆景

我知道世上没有“树精”,但有“树经”,它让遇见的人们,各有领会,各获启迪,各得其所。

树经

□张大勇

一棵是核桃树,另一棵还是核桃树。这不是鲁迅先生的“秋夜”凉境的摹写,而是北戴河盛夏的一幅和煦、可人的实景画面。

这日,应邀来到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作家之家创作休养,我就在满院锦绣中,发现一座奇妙的“绿房子”,它紧挨着我们下榻的2号楼大门的右边。

喜欢树。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座“绿房子”。

外观,繁茂的树冠举向一根竹竿子半高的空中,而后停了下来,任由劲道的旁枝将青枝绿叶,向周遭纷纷披而下。枝叶婆娑间,坠挂着一颗颗青果,孩童拳头似的大小;深绿色的宽叶,既像椭圆的绿扇子,又似打开来让阳光清风抚摸的小手掌。

问了园丁,没有人为强加,这种成庐作屋的形态,是自然的妙构,有造化与神韵的成分。心弦一动,不容迟疑,就在“绿房子”枝叶间留下的门洞中,我进入其中,仰首,嘴,撑起绿色“穹窿”的原来是两棵核桃树的树冠,有一种同心协力、双向奔赴的况味,四边“墙体”正是由两棵核桃树13株旁枝挑扩而得。天光漏了下来,一地的“星星雨”,“屋顶”和“墙体”严而不密、疏而不放,滤热铺荫,隔而无围,能邀天籁,又纳清风,这一方天地于喧嚣人间难觅,即便放在这片疗养胜地也不多得。这分明是从乌兰布统大草原移来的绿色蒙古包,分明是自鸽子窝公园搬来的清凉大帐篷。

北戴河作家之家位于市区c位的安一路9号。安逸,一意,多好的明喻,我以为亲近文气的两棵核桃树深得要领,为四海而来的作家们营造一座家外之“家”、家中之“家”;说是家外之“家”,是指休息创作之余,有一座彼此之间可以交流、切磋的佳处;道是家中之“家”,是谓探讨、研究之时,有一座能远离纷扰、加深感情的净地。入驻作家之家,休养创作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有磁场所吸,有玉衡所引,不时来此静坐小憩、轻声交谈。“家”中的两只圆桌、八只单椅、一条长椅,均是乳白色镂空结构,还有树脚外一圈圆形木凳,常常是座无虚席,有时,来迟了一步,站着的人,也是一脸的惬意与松弛,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北戴河作家之家宝物多矣。在室内,过道走廊与餐厅墙壁上,有名书画作品;图书室,有数十年分期前来休养创作的国内作家赠送的签名书籍,汗牛充栋。在室外,有著名作家王蒙先生题写的“清悦”花园,有缸栽荷花,有品种不一的花卉草木。但这些景物景致,都与人相关,唯独核桃树“绿房子”是大自然的馈赠。

“世界太坚硬,草木软人心”。这话放在作家之家草木身上,是再确切不过的了。但我以为“绿房子”不只是“软人心”,而是“知人心”,是“通人心”。它必定是作家之家“镇家”的排名靠前之宝。

都说老树中空、古木成精。难道这是一款“神谕”?我是无神论者,是精神食粮的造炊人,但文人又都有浪漫情怀与丰富联想。作家之家园丁告知我:这两棵核桃树遐龄均逾期颐,是谓老树、古木。在我的老家,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百年瑞树会“说话”,少小时,我看过电影《牛郎织女》后,因了那株开口说话的老槐树,我心头一直对如是“神奇”的说法保鲜至今。

挥别安一路9号的前一夜,我在核桃树下坐了良久。我知道世上没有“树精”,但有“树经”,它让遇见的人们,各有领会,各获启迪,各得其所。

两棵核桃树,扎根泥土,又密接地气,于默默之中捧出佳作、奉献硕果;它俩为谁坚持,为谁守候,这样的“爱情”,待到秋熟之际,一筐筐“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果实中,自有对世人的启示。

时值核桃“青春年华”之际,我来了,我来过,我又依依而归,带不走北戴河的一片云彩,但我带走了王蒙先生的两本大作,扉页上有老人家给我的签字赠言,正是在和风习习的“绿房子”中玉成的。

边走边想

火红的山楂小镇,人们的生活一定都如山楂一般酸酸甜甜,有滋有味。

邂逅山楂小镇

□黄爱荣

一走进万亩山楂园,满眼泛绿,碧绿吐翠。

进入夏季,山楂花期已过,山楂树的枝头挂满了一簇簇青绿的嫩果。微风一吹,似乎就能闻到山楂果的青涩味。

上午的山楂园,清新、静谧、幽美。那碧绿的山楂树下,一对新人正在以不同的姿势拍摄着婚纱照。男的姓李,女的姓陈,脸上荡漾着幸福的阳光。“在定西,过去总流行着一句话‘有女不嫁通渭’,因为通渭是个干旱缺水少粮的穷山沟沟。现在可不一样了。”旁边修剪果枝的常师傅乐呵呵地说。

历史上的甘肃陇中大地,是黄土高原一片典型的丘陵梁峁沟壑区,历来给人一种贫瘠、落后的记忆。

而现在,夏日的通渭,树木葱郁,惠风和畅。沐浴在山楂小镇这凉爽宜人的清风里,呼吸着香甜清润的空气,饱览着生机勃勃的景色,我心想:“这哪里是‘苦甲天下’核心区域的定西通渭常家河?这个山楂小镇,简直就是一方如画似梦的世外桃源。”

2018年,走出大山追梦的民营企业家常海增先生回归家乡创业。他走上常家河胜义村的梁梁之上,环视四周,望着仍然落后的村落和脚下的一片土地,不禁弯下腰去,深情地抓取一把黄土,思绪万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可是,这里没有产业,要脱贫致富谈何容易。一个偶然的机会,常海增了解到种植山楂效益不错。山楂树耐寒、耐旱、耐贫瘠,种植山楂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如果再配套一些其他产业,还可带动乡村旅游,何不尝试一下呢?于是,他投资成立了通渭常家河福兴德农牧林专业合作社。

“以前,这地里只能种小麦等传统作物,旱涝听天由命,如果不是常总,谁能想到这里还能种经济作物,发展旅游业,我们更过不上这么好的日子。”山楂园里一位管护人员老李情真意切地说。

小镇因山楂得名。从昔日靠“输血”到如今能“造血”。曾经荒凉贫瘠、极度缺水的土地,如今焕发出新风貌。农林文旅深度融合,燃旺了小镇的热闹气、烟火气、幸福气。小镇成了城里人的果蔬园、生态园、美食坊,成了游客乡村观光、农事体验、休闲康养的一张亮丽名片、一方网红打卡地。

“禹甸西陲重镇,陇右邑通渭,三千里山川峥嵘浩渺;有汉天水故郡,附廓县平襄,两千载光阴荏苒不老。”常海增将山楂树从山东移植至家乡,也把自己的根和魂留在了家乡。他让山楂树成了生态树、景观树、丰收树、幸福树。

我伫立在龙珠观景台上,凭栏远眺,一片秀美壮丽的田园风光,如诗如画,如梦似幻,如痴如醉。

弯曲起伏的山路,就像一条条缤纷的彩带,飘挂在山梁梁峁沟壑之间。山楂小镇,你是一块鲜为人知的“璞玉”,你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你是一片令人迷恋的“桃花源”,上面正描绘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画卷,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诗篇。

俯瞰万亩山楂产业园,果木成林,生机盎然;微风拂过,碧绿生烟,绿浪涟漪。山楂小镇,正孕育着脚下这片土地,更加富足,更加美丽;正孕育着秋天山楂的火红,老百姓日子火红。

火红的山楂小镇,人们的生活一定都如山楂一般酸酸甜甜,有滋有味。

